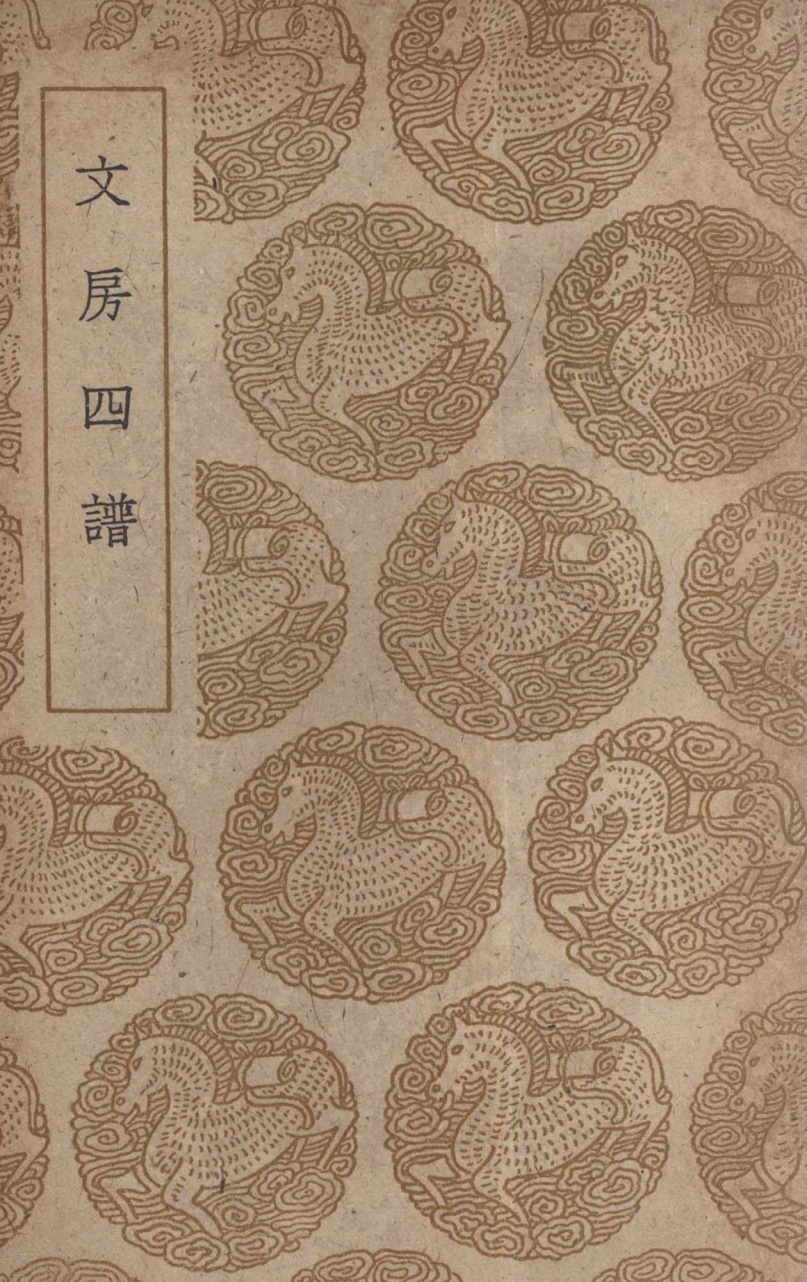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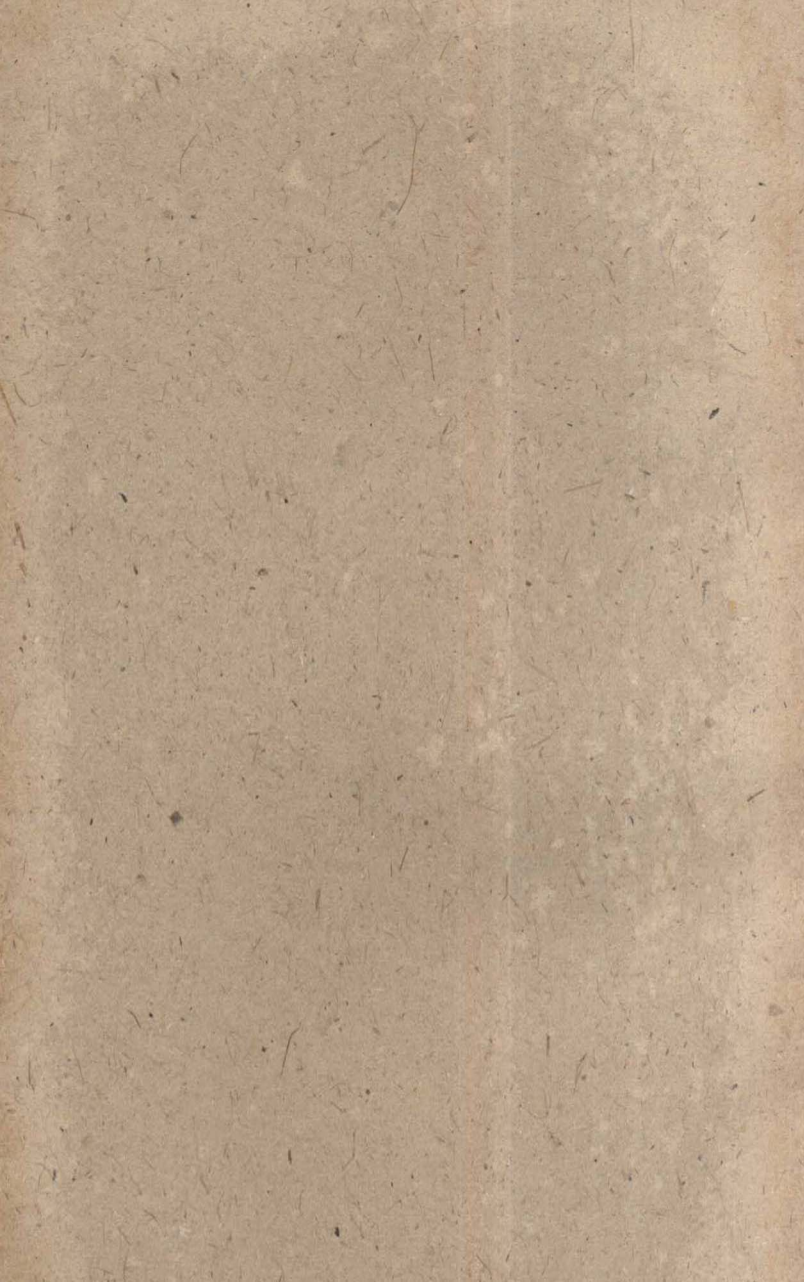


文房四譜







文房四譜

蘇易簡輯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文房四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四月補印

蘇易簡輯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十萬卷樓叢書皆收有此書學海在前故據以排印案學海本偶有譌文錯簡如卷五酈道元注水經條「藏冰及石」下斂「墨焉石墨可書」六字又自同條小字注「又見陸雲與兄書云」以下至韋仲將墨法條「并益墨色」句爲止一葉自「可下去黃雞子白五枚」句以下至江南黟歛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條「不耗一二分」句爲止一葉兩葉前後顛倒遂不可讀今皆據十萬本校正

文房四譜序

聖人之道。天地之務。充格上下。緜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旣成。身旣泰。猶復孜孜于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嘆于袁伯業。今復見於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羣彥。出入數載。翺翔青雲。綵衣朱紱。光暎里閭。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爲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旣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東海徐鉉。

文房四譜卷一

宋 武功蘇易簡 太簡輯

筆譜上附筆格

一之敘事

二之造

三之筆勢

四之雜說

一之敘事

上古結繩而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依類象形。始謂之文。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楊雄曰。孰有書不由筆。苟非書。則天地之心。形聲之發。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知筆有大功于世也。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畢也。謂能畢具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又墨藪云。筆者。意也。意到即筆到焉。又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也。又許慎說文云。楚謂之聿。聿字從聿。一。又聿音女。涉反。聿者。手之捷巧也。故從又。從巾。秦謂之筆。從聿。竹。郭璞云。蜀人謂筆爲不律。雖曰蒙恬製筆。而周公作爾雅。授成王而已。云簡謂之札。不律謂之筆。或謂之點。又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云。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又夫子絕筆于獲麟。莊子云。砥筆和墨。是知古筆其來久矣。又慮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毛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即呼之爲筆也。昔蒙恬之作

秦筆也。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皮爲被。所謂蒼毫，非以兔毫竹管也。見崔豹古今注。秦之時，并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獨稱于時。又史記云：始皇令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筆，令判案也。

西京雜記云：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爲跗，書夫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又漢書云：尙書令僕射丞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篆題云：北宮工作。

又傅元云：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

王子年拾遺記云：張華造一作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管，此遼西國所獻也。

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纒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簪筆佩劍，言文武之道備也。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鴻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元墨爲稼穡，以義

理爲豐年。出劉氏小說。又出語林。

文士傳云。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深智。

吳闕澤爲人備書。以供紙筆。

世說。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魏曹公聞吳與劉先主荊州。方書不覺筆墜地。何晏亦同。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卿名。晏驚。失筆于地。

晉王珣字元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云。君當有大手筆。後孝武哀策諡文。皆珣所草。又云是王東亭。

漢書。張安世持橐籥筆。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問。可謂忠謹矣。

梁書。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

梁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必削而用之。

隋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

爲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從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開設官分職。各有

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敢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柳公權爲司封員外。穆宗問曰。筆何者書善。對曰。用筆在心。正心正則書正。上改容。知其筆諫。

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書架。架上之書。學士等略見。有新序。說苑。鹽鐵。潛夫

等論。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數十種。

楊子法言云。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論衡曰。智能之人。須三寸之管。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也。

曹真字叔通。嘗慕叔孫通爲漢朝儀。夜則沈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爲君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

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司馬相如作文。把筆齧之。似魚含毫。

陸士衡文賦云。或含毫而邈然。

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舉。播于江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副焉。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于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狸毛爲心。覆以秋毫。松烟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白筆捶之始也。史記相如爲天子遊獵之賦。賦成。武帝許尙書給其筆札。

又漢獻帝令荀悅爲漢紀三十篇。詔尙書給其筆札。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郭璞取之。

君子有三端。其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爲官傭書。久勞苦。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

陸雲與兄士衡書曰。君苗每當見兄文思。欲焚筆硯。

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曰。此何官也。辛毗對曰。御史簪筆書過。以記陛下不依古法者。今者直備官。眊筆耳。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

薛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又魚豢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爲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便置薪兩束。爲寒炙筆硯。風化大行。

禰衡爲鸚鵡賦于黃射座上。祖之子筆不停綴。又阮瑀援筆草檄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處。

楊雄每天下上計。孝廉會。卽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見墨譜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投巫于水。復投三老。乃簪筆磬折。向河而立。以待良久。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寫書。姬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眞草雜命。于是繕寫送之。文無遺

誤。

王粲才高辨論應機。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朗名爲魏卿相。至朝廷奏議。皆閉筆不敢措手。袁子正書云。尚書以六百石爲名。佩契刀。囊執版。右簪筆焉。

僧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自後瘞之。目爲退筆冢。見筆勢中

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可以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于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

贊其一辭。

薛宣爲陳留。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必令省費也。

王充好現實。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謝承後漢書云。楊璇字璣平。平零陵賊。爲荊州刺史。趙凱橫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齧臂出血。以簿

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爲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詔原之。

王隱晉書。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齋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謝莊傳云。時宋世宗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曰。伏須神筆。乃敢開門。

王僧虔傳云。齊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孔稚圭上表曰。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庾虞。字幼簡。侍中袁彖雅慕之。贈鹿角書。格蟀硯。象牙筆管。

陶宏景。字彥通。年四五歲。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遂爲善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著稱。爲晉陵太守。雖牙管一雙。猶以爲費。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蔡邕與梁相復惠善墨良筆。下工所無重。惟大恩厚施。期于終始。工一作士。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縉紳之士者。縉笏而垂紳帶也。有事則書之。故常籒筆。今之白筆。是其遺像。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于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輿略云。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爲丞相軍謀祭酒。曹操令枉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二之造

韋仲將筆墨方。先于髮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訖各別用梳掌痛。正毫齊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裹青羊毛。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固。痛頰訖。以所正青羊毛中截。用裹筆中心。名爲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青毫。外如作柱法。使心齊。亦使平均。痛頰內管中。宜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也。

王羲之筆經曰。廣志會獻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惟有趙國毫中用。世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則良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兔。

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則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則其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夾脊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脅際扶疏。乃其次耳。探毫竟。以紙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膩也。先用人髮抄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凡兔毛長而勁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用以麻紙者。欲其體質。得水不服。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倒毛。毛抄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後世人或爲削管。或筆輕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握者。以一邊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至。此筆成合。蒸之令熟。三斗米飯。須以繩穿管懸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鋒銛。余未之信。夫秋兔爲用。從心任手。鼠鬚甚難得。且爲用未必能佳。蓋好事者之說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也。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我求之。靳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爲筆。嶺外尤少。兔人多以雜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多體弱。然其筆亦利。其云至水乾墨緊之後。鬚然如蠶焉。所以嶺表記云。嶺外既無兔。有郡牧得兔毫。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己鬚製上。甚善。詰之。工以實對。郡牧乃令一戶必輸人鬚。或不能逮。輒責其直。

宣城之筆。雖管管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達寮爲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爲之者。故晉王隱

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蓋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商賈齎其皮南渡以取利。今江南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用羊毛爲筆者。往往亦不下兔毫也。

今之飛白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皮。棼其末而漆其柄。可隨字大小。作五七枚妙。往往一筆書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墨藪云。王逸少筆勢圖。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取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妙。今之小學者。言筆有四句訣也。心柱硬。覆毛薄。尖似錐。齊似鑿。

歐陽通自重其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狸毛爲心。覆以秋毫。見敘事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爲筆。其名鼈。

秦蒙恬爲筆。以狐狸毛爲心。兔毫爲副。見博物志

李陽冰筆法訣云。夫筆大小硬軟長短。或紙絹心散卓等。卽各從人所好。用作之法。匠須良哲。物料精詳。

入墨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每因用了。則洗濯收藏。惟己自持。勿傳他手。至于時展其書。興來不過百字。更有執捉之勢。用筆緊慢。卽出于當人至理確定矣。

今有以金銀爲泥書佛道書者。其筆毫纒可數百莖。濡金泥之後。則鋒重澀而有力也。淮南王畢萬術曰。取桐燭與柏木及蠟俱內筩中。百日以爲筆。畫酒自分矣。

三之筆勢

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夫四譜之作。其用者在于書而已矣。故筆勢一篇附之。

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飛篆之跡。以爲頡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真從易。配別分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又真誥曰。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效。邳悝筆法。力兼二

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爲二王所抑。

據書學揚而字體勁利。

又云。八會書。文章之祖也。夫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自陰顯于陽也。

又云。神仙之書。乃靈筆真手也。

時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

王羲之筆勢論云。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著水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浸漬慢澀。點筆之法。只可豆許。大溼不宜。大點橫畫之法。不得緩。緩卽不緊。豎牽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立。筆頭先行。筆管須卓立。豎傍則曲也。輕健妙真。書之法也。草行之法。卽任意也。

又云。初學書時。不得盡其形勢。先想成字。意在筆前。一徧正其手脚。二徧須得形勢。三徧須少似本。四徧加其逾潤。五徧加其洩拔。須俟筆滑。不得計其徧數。又云。手穩爲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得其體勢。大者促之。令小小者放之。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

又書法云。點之法。如大石當衢。或如蹲鴟。或如瓜子。或如科斗。落手之法。峩峩若長松之倚溪。立人之法。如鳥在柱首。

又云一點失如美人之無一目。一畫失如壯士之無一肱。吳沈友少好學。時人以友有三妙。一舌妙。二力妙。三筆妙。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阜。唇齒皆黑也。

王羲之與謝安書曰。復與君此真草所得極爲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蔡伯喈入嵩山學書。于石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欲似篆。伯喈得之。不食三日。惟只大叫歡喜。

鍾繇見蔡邕筆法于韋誕。自槌三日。胸盡青。因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與。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其後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臨死啓囊授其子。會繇能三色書。然後最妙者八分。

陣圖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盔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颯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右軍云。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又云。草書欲緩前急後。斯至訣也。

又云。古謂之填書。今之勒字也。

墨藪云。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

又云。凡筆乃文翰之將軍也。直宜持重。

又云。凡書必使心忘于筆。手忘于書。心手遺情。書不妄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卽彰。

王逸少先少學于衛夫人。自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入洛見蔡邕石經。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遂兼衆家習之。特妙。

衛夫人見王羲之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見其書。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子必蔽吾

晉安帝時。北郊祭文。命更寫之。書名。工人削之。羲之筆已入七分。

虞世南筆髓云。夫書須手腕輕虛。夫未解書。則曰一點一畫。皆求像本也。乃自取拙見。豈知書耶。太緩則無筋。太急則無骨。側管則鈍。慢則肉多。緊筆則鋒直。乾枯則勢露。宜麤而不銳。細而不壯。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又云。夫筆長短不過五六寸。搦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宜指實掌虛。

王方慶于太宗時。上其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哀。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書共十卷。上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敘其事以賜。舉朝爲榮。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令整理御府。今古法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漢元始中徵天下小學。

張融善草書。自美其能。帝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之法。答曰。臣亦恨二王無臣之法。

梁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精勁。心手相應。巧逾杜恕。美過崔寔。當與元帝竝驅爭先。其相賞如此。齊高帝爲方伯。居處甚貧。諸子學書。常少紙筆。武陵王曄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書。

夫握筆名指。一指在上。爲單鉤。雙指爲雙鉤。指聚爲撮筆。皆學書之因習也。僞蜀士人馮偁能書。得二王之法。然而以二指掐筆管而書。故每筆必二分。跡可深二三分。斯書札之異者也。

漢谷永字子雲。與婁護字君卿俱爲五侯上客人。號曰谷子雲筆札。婁君卿唇舌。

晉王獻之字子敬。方學書。父羲之常後掣其筆不得。乃嘆曰。此兒當有大名。後果能以帚帶泥書作大字。方一丈。甚爲佳妙。觀者如堵。筆札之妙。時稱二王。

僧智永于樓上學書。有禿筆。頭十甕。每甕數石。人求題頭。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冢。自製銘志。

李陽冰云。夫點不變。謂之布基。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張伯英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

晉書。王逸少書字。若金帖墨中。炳然可愛。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也。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書入能。

劉德升字君嗣。能書。胡昭鍾繇俱善書。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王羲之曠之子。早于其父枕中竊讀筆說。父恐其幼不與。乃拜泣而請之。

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齊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虔曰臣正書第一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笑曰卿善爲辭也然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又高祖嘗與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者也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墨調精紙良筆方書

張旭得筆法傳于崔邈顏真卿自言始吾觀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得其神飲醉輒書揮筆大叫以頭搥水墨中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觀以爲神異不可復得也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

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木題之乃以籠盛章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及下鬚髮盡白乃誠子孫絕此楷法

天下名書有荀爽狸骨藥方帖王右軍借船帖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象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宋太祖問顏延之諸子誰有卿風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龔得臣義躍得臣酒

蕭隸貧無紙止畫窗塵以學書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輿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後于玉華宮大漸語高宗曰若得蘭亭序陪葬卽終無恨矣高宗涕泣而從之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尤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

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卽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孫敬事母至孝。每得甘蔗。必奔走奉母。每畫地書。真草皆妙也。

衛恆每書大字于酒肆。令人開之。納直以償酒價。直足。則埽去之。

唐太宗筆法云。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絕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元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如魯廟之器也。又云。爲點必收。貴緊而重。爲畫必勒。貴澀而遲。爲擊必掠。貴險而勁。爲堅必努。貴戰而雄。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爲環必郁。貴蹙鋒而拗轉。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遺毫。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鐸。字鯉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于白藤檐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近代書字之淫者也。

四之雜說

在昔受爵者。必置費于草詔者。謂之潤筆。鄭譯隋文時。自隆州刺史復國公爵。令李德林作詔。高宗戲之曰。筆頭乾。譯對曰。出爲方牧。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梁簡文爲筆語十卷。今書英得見。

幽明錄。賈弼夢人求易其頭。明朝不覺。人見悉驚走。弼自陳乃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足并口齊。奮兩筆書成。文辭各異。

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首賀曰：王當作主。吳孫權夢亦同。熊循解之。

梁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後文章大進。見敘事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枝于荐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又與上類王甲李乙，凡

與書皆無恙。

西陽雜俎云：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曾無失落，書跡尤楷。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至曉，闔戶而出，面銜鑿壁，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置三十錢，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盡。雖勢要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攜一榼，吟嘯于道宮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匹婦亦怡然自得，復爲十管來晨賣之。如此三十載，後或攜室徙居，杳不知所終。人有後數十年復見者，顏色如故。時人謂之筆仙。

魏末傳曰：夏侯泰初見召還，路絕人事，不畜筆，其謹慎如此。

今之筆故者，往往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冥昔有僧惠遠，製涅槃經疏，訖其筆曰：如合聖意，此筆不墜，乃擲于空中，卓然不落。

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迎入長安。

西陽雜俎云：長安宣平坊有賣油而至賤者，人久疑之，遂入樹窟，乃見蝦蟆以筆管盛樹津，以市于人，發

掘而出。尙挾管瞪目。氣色自若。

今都會閒有運大筆如椽者。寫小字。小如半麻粒許。瞬息而就。或于稻粒之上寫七言詩一絕。分閒布白。歷歷可愛。

闕史云。術士如得一故筆。可令于都市中代其受刑。術者卽解化而去。謂之筆解。

本草云。筆頭灰。取筆多年者燒之。水服。可以療溺塞之病。

列仙傳云。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無直亦與之。明日有成筆數十束。如此三年。得錢輒棄之道中。

魏王思爲大司農。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怒。逐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毀之。又蠅集符

堅筆以傳赦。堅與王猛符融密議于露臺。有大蒼蠅入自關開。鳴聲甚大。去於市中爲黑衣小人。大呼曰。官今大赦。

御史臺記云。臺中尙揖。揖者古之肅拜也。故有臺揖筆。每署事必舉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號爲高擗筆。往往自臺拜他官。執筆亦誤作臺揖者。人皆笑之。

德宗在奉天。與渾瑊無名官告千餘軸。募敢死之士。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功伐卽署其名。授之不足。卽以筆書其紳。

唐相裴休。早肄業於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于彼。目爲化城寺。旋授太原節鎮。經由是寺。寺之僧粉額陳筆硯。俟裴公親題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搵墨以書之。尤甚逾健。逮歸。侍婢訝其需漏。裴公

曰向以之代筆來。

王子年拾遺記云。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荆爲筆。刻樹汁以爲書。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

劉峻與沈約。范雲。同奉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而峻請紙筆更疏十事。在座皆驚。帝失色。

晉陸士龍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管。此其時也。出時照新書。

會稽典錄云。盛吉拜廷尉。每冬月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涕。吉。字君達。

晉春秋云。何禎少孤。常以縛筆織扇爲業。善爲智計。由是知名。

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屬免官居家。家貧。匱筆札。未能就。遂南遊。陶侃又還江州。投庾元規。規乃給其筆札。其書遂成。

天合百錄云。西天龍猛尊者。常用藥筆。點山石爲金寶。濟施千人。

唐法師楚金刺血寫法華經。筆端常有舍利。

古者吏道必事刀筆。今亦有藏刀于管者。蓋遺製也。

段成式以葫蘆爲筆。以贈溫飛卿。書在詞林門。

柳公權不能用羲之筆。見筆勢中。

今之職官。斷大辟罪者。署按訖。必尋毀其筆。益彰其惻隱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爲郡主簿。郡將之子出錢付之。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以與之。魏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牀上當有大蛇。啣筆。小大共視。須臾失之。果然。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乞筆。益兩字。因聽與之。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大笑。乃以驢賜之。

趙伯符爲丹陽郡。嚴酷。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

羅什撰譯。伯肇執筆。定諸詞義。學者宗之。

魏略。張旣爲郡小史。而家富。自念無自達。乃畜好刀筆。牘奏。伺諸大吏無者。輒奉之。

吳孫權常夢北面頓首于文帝。顧而見曰。俄而日變爲三日。忽見一人從前。以筆點額。流血于前。懼而走之。狀似飛者。復墜于地。覺以問術士熊循。循曰。吉祥矣。大王必爲吳主。王者人之首。額者人之上。王加點。主字也在前而來。王者之羣臣也。雖主意未至。而羣下自逼矣。血流在前。教令明白。當從王出也。權乃詢之大臣。遂絕于魏。

太熙中童謠曰。二月盡。三月初。桑生蓓蕾。柳葉舒荊筆。楊板行詔書。後王瑋殺汝南王亮。帝以白虎幡宣詔收瑋誅之。瑋手握青紙。謂監刑者曰。此詔書也。蓋此應也。

宋雲行記云。北魏神龜中。至烏菴國。又西至本釋迦。往自作國。名磨休王。有天帝化爲婆羅門形。語王曰。我甚知聖法。須打骨作筆。剝皮爲紙。取髓爲墨。王卽依其言。遣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

化爲琉璃。

桐燭筆分酒見造筆門

夢書云。夢筆硯爲縣官文書所速也。

又云。夢得筆硯憂縣官。又云。磨硯染筆。詞頌陳也。

古詩云。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把筆。

國語云。智襄子爲室美。士苗懼曰。臣秉筆事君。記曰。高山浚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

臣懼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東觀漢記。永平年神爵集宮殿官府上。假賈逵筆札。令作神爵頌。除蘭臺令史。遷郎中。

晉書。赫連勃勃謂隱士京兆韋祖思曰。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等弄筆。尙置吾何地。

遂殺之。

賀循傳。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

敏竟不敢逼。

劉穆之傳。宋高祖素拙于書。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終不能。以稟分有自。穆之

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徑尺。亦無嫌大。旣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宋世祖歡飲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上令顏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值多幸得逢金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過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美其辭意

齊虞玩之少嫻刀筆汎涉文史

後魏世宗常勅廷尉游肇有所降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能令臣曲筆

稽含筆銘曰採管龍種拔毫秋兔

陸雲與兄機書曰案視曹公器物筆枚所希聞黃初二年劉婕妤折之見此復使人悵然又有感處筆亦如吳筆又有琉璃筆一枝

王允將誅蔡邕馬日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後漢爲世大典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無益聖德吾黨復蒙訕謗

後漢來歙伐公孫述爲刺客傷腰召蓋延以屬軍事自書遺表訖投筆抽刃而絕

後漢周磐字堅伯年七十三朝會集論終日因令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吾齒之盡乎若命終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

搜神記益州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者持一雙筆及紙墨則于石室中言吉凶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于華嶽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始猶未寤既而一踐廊

廟再擁節旄。

近朝丞相馬裔孫幼干祿禱于上邇神夢與二筆一大一小後爲翰林學士及知貢舉自謂應之大拜之日堂史進二筆大小與夢相符。

石晉之相和凝少爲明經夢人與五色筆一束自是文彩日新擢進士第三公九卿無所不歷。

文房四譜卷二

筆譜下

五之辭賦

蔡邕筆賦序曰。昔蒼頡創業。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書。則憲者莫先乎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弗可尙矣。賦曰。惟其翰之所生。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而慄悍。體邁迅而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元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宓義之洪勳。盡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于晝昧。兮。贊幽冥于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元首黃管。天地色也。云云。

晉傅元筆賦。簡修毫之奇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挺翠。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良工逞術。纏以素帛。納以元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烟。兮。寫文象于紈素。動應手以從心。渙光流兮。星布柔不絲屈。剛不玉折。鋒鏗淋漓。芒跖鍼列。

傅元筆銘曰。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元墨。銘心寫言。光讚天人。深厲未然。君子世之。無攻異端。傅元鷹兔賦云。兔謂鷹曰。毋害于物。有益于世。華髦被體。彤管以制。蒼頡創業。以興書契。仲尼賴茲。定

此文藝擬則天地。圖畫萬方。經理羣品。宣綜陰陽。內敷七政。班序明堂。道運元昧。非筆不光。三皇德化。非筆不章。

梁簡文詠筆格詩曰。英華表玉笈。佳麗稱珠網。無如茲制奇。雕飾雜衆象。仰出寫含花。橫插學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厠璇臺賞。

梁徐摛詠筆詩。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織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牒。橫承落絮篇。一逢掌握重。甯憶仲升捐。

晉郭璞筆讚。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後漢李尤筆銘。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庾肩吾謝寶銅硯筆格啓。烟磨青石。已踐孔鯉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西域胡人。臥織成之絳。簾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陣。莫不盡出梁園。來頒狹室。

嵇含試筆賦序。騁韓盧。逐狡兔。日未移晷。一縱雙獲。季秋之月。毫鋒甚偉。遂刊懸崖之竹。而爲筆。因而爲賦。

賈耽虞書歌。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顛。豈類張芝。惟扎草。形勢素。肌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孤青似竹。更鸞鷗。崗白如波。長浩渺。能方正。不墜倒。功夫未至。難尋奧。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緇。中至寶。

成公綏字子安。棄故筆賦。序曰。治世之功。莫尚于筆。筆者畢也。能畢具萬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力求盡而棄之。糞掃有似古賢之不遇。于是收取洗而棄之。用其力而殘其身焉。有蒼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于五行。乃發慮于書契。採秋毫之穎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屬象齒于織鋒。答也染青松之微烟。著不泯之永蹤。則象神仙。人皇九頭。式範羣生。異體怪軀。注王度于七經。訓河洛之織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勳。人日用而不寤。迄盡力于萬鈞。卒見棄于衢路。

唐張碧答張郎中分寄翰林貢餘筆歌。圓金五寸輕錯刀。天人摘落霜兔毛。我之宗兄掌文檄。翰林分與神仙毫。東風吹柳作金線。狂湧辭波力生健。此時捧得江文通。五色光從掌中見。江龍角嫩無精彩。晝日揮空射烟靄。誰能邀得懷素來。晴明書破琉璃海。揚雄得之甘泉賦。胸中白鳳無因飛。他年擬把補造化。穿江入海剗天涯。昨宵夢見歐率更。先來醉我黃金觥。手擎瑟瑟三十斗。博歸天上書黃庭。夢中擺手不相許。悵望空乘碧雲去。

梁吳均筆格賦。幽山之桂樹。恆縈風而抱露。葉委鬱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片條。爲此筆格。趺則岳岳高爽。似華山之孤生。管則員員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以銜烟。永臨窗而儲筆。

梁元帝謝宣賜白牙鏤管啓。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鏤東山之人物。圖寫奇

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稽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纒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琉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恆願執鞭。

白樂天雞距筆賦 足之健者有雞足。毛之勁者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爲手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于蒙恬。利而銛。終逞能于逸少。斯則創因智士。製在良工。拔毫爲鋒。截竹爲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窺其管如元元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于三穴之內。四者可弃。取銳武于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相同。故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乘以律動以度。染松烟之墨。洒鵝毛之素。莫不畫成屈鐵。點成垂露。若用之戰陣。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蓄縮于晨雞。毫摧殘于塞兔。安得取名于彼。移用在茲。映赤管狀紺趾。乍舉對紅箋。疑錦臆初披。輟翰停毫。旣象于翹足。就棲之夕。揮芒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鬪之時。苟名實之副者。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爲號者質陋。折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化出銀鉤。夫然則董狐操可以勒爲良史。宣尼握可以削定春秋。夫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不取雞之冠者惡。其柔弱斯距也。和劍如戟。可繫可縛。將壯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鏑。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跡落。縹囊或處。類藏錐之沈潛。團扇忽書。同舞鏡之揮

翟儒有學書臨水負笈登山含毫既至握管未還過兔園而易感望雞樹以難攀願爭雄于爪距之下冀得雋于筆硯之間。

寶紉五色筆賦

微諸佳夢
藻思日新

物有罄奇文抽藻思含五采而可寶煥六書而增媚豈不以潤色形容昭宣夢寐瀆毫端之一勻潛合水章施墨妙于八行宛成錦字言念伊人光輝發身拳然手受灼若迷真載帛驚纈文漸出臨池訝蓮綵長新效用辭林驚宿鳥之丹羽呈功學海間游魚之彩鱗所以成盡飾之規得和光之道輕肆力于垂露闡流精于起草俾題橋之處轉稱舒虹當進牘之時尤宜奮藻掌握攸重文章可驚揉松烟而霞駁操竹簡而淚凝倘使書紳黼黻之容斯美如令畫象丹青之妙足徵卓爾無雙斑然不一攜握彩以冥契刷孤峰而秀出紛色絲兮宜映練囊暈科斗兮似開細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于良霄呈鳥跡之前想鳥凝于瑞日當其色授之初念忘形而獲諸魂交之次驚目亂之相于相發揮于拳石幾遷染于尺書乘翰苑之閒媚花陰而蔚矣耕情田之上臨玉德以溫如是知潛應丹誠暗彰吉夢嘉不亂之如削意相宣而載弄混青蠅之點取類華蟲迷皓鶴之書思齊彩鳳故可以彰斯薤葉點綴桃花舒彩牋而增麗耀彤管而孔嘉彼雕翠羽而示功鏤文犀而窮奢曾不如披翰藻而發光華。

僧貫休詠筆詩莫訝書紳苦功成在一毫自從囊管束便覺用心勞手點身難棄身閒架亦高何妨成五色永願助風騷。

白樂天紫毫筆樂府詞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工人採爲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工甚重。管勒工名稱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頌左右臺起居。擗管趨入黃金殿。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置。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韋充筆賦 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惟茲載事。或表含章。雖發跡于衆毫。誠難穎脫。苟容身于一管。豈是鋒鏑。進必願言。退惟處默。隨所動以授彩。寓孤貞而保直。修辭立句。曾無點畫之虧。游藝依仁。空負詩書之力。恐無成而見擲。常自悚以研精。擇才而丹青不閒。應用而工拙偕行。所以盡心于學者。常巧于人情。惟首出箇中。長憂挫銳。及文成紙上。或翼知名。以其提挈不難。發揮有自。縱八體之俱寫。亦一毛而不墜。何當入夢。終期暗以相親。倘欲臨池。詎敢辭于歷試。今也文章具舉。翰墨皆陳。秋毫以削。寶匣以新。但使元禮之門。不將點額。則知子張之手。永用書紳。夫如是則止有所託。知有所因。然后錄名之際。希數字于伊人。

衛公李德裕斑竹管賦

有序

予寓居于郊外精舍。有湘中太守贈以斑竹管。奇彩燦爛。愛玩不足。因爲

小賦以報之。山合沓兮瀟湘曲。水潺湲兮出幽谷。綠層嶺兮茂奇篠。夾澄瀾兮聳修竹。鷓鴣起兮鉤輞。白猿悲兮斷續。實璀璨兮來鳳。根聯延兮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岑。望蒼梧兮日已遠。憂瑤瑟兮苔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于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巖趾。表貞節于苦寒。見虛心于君子。始操截以

成管。因天姿之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然巖中。秦初憂而絕筆。殷浩默以書空。忽有客兮贈鯉。因起予以雕虫。念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漢代之方侈。增其炳煥。綴明璣以爲柙。飾文犀而爲玩。見博元徒有貴于繁華。竟何資乎藻翰。曾不知擇美乎江潭。訪奇于湘岸。况乃彤管有煒。列于詩人。周得之而操牘。張得之而書紳。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之齊均。方寶此以終老。永躬耕乎典墳。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后。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鸞。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號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狽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使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圍獵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

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而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元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謂魯衛毛聃者；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魏傅公選筆銘 昔在上古，結繩而治。降及後代，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與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修，實爲心畫。臧否斯中，厥美宏大。置類鮮儔，德馨之著。惟道是將，苟違其達，禍亦無方。

周樸謝友人贈牋紙并筆

見紙譜

段成式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二首 桐鄉往還，見遺葫蘆管筆，輒分一枝寄上。下走困于守拙，不能大用。濩落之實，有同于惠施。堅厚之種，本慙于屈穀。然雨思茶器，愁想酒杯，嫌苦菜而不吟，持長柄而

爲贈未嘗安筆。卻省藏書。八月斷來。固是佳者。方知綠沈赤管。過于淺俗。求太白麥穗。獲臨賀石班。蓋可爲副也。飛卿窮素紉之業。擅雄伯之名。沿沂九流。訂銓百氏。筆洒瀝而轉潤。紙變績而不供。或助操彈。且非玩好。便望審安承墨。細度覆毫。勿令仲宣等閒中咏也。成式狀。

溫庭筠答庭筠累日來洛水寒疝。荊州夜嗽。筋骸莫攝。邪燕相攻。蝸腕傷明。對蘭缸而不寢。牛腸治嗽。嗟藥錄而難求。前者伏蒙賜葫蘆筆管一莖。久欲含詞。聊申拜祝。而上池未效。下筆無聊。慙況沈吟。幽懷未斂。然則產于何地。得自誰人。而能潔以裁筠。輕同舉羽。豈伊著草。空操九寸之長。何必靈芝。獨號三株之秀。但曾藏戢册省。永貯仙居。供笑遺民。遽求佳種。惟應仲履。忽壓煩聲。豈常見已墮遺屣。仍抽直幹。青松所染。漆竹非珍。足使玳瑁慙華。琉璃掩耀。一枚爲貴。豈其陸生。三寸見稱。遂兼楊子。謹當刊于巖竹。實以郊翰。隨纖利而爲牀。擬高低而作屋。所恨書裙寡媚。釘帳無功。實視凡姿。空塵異貺。庭筠狀。

陸龜蒙石筆架子賦

杯可延年。簾能照夜。直爲絕代之物。以速連城之價。爾材雖足重。質實無妍。徒親

翰墨。漫費雕鐫。到處而人爭閤筆。相逢而競欲投簫。若遇左太冲。猶置門庭之下。如逢陸內史。先焚章句之前。寶跗非鄰。金匣不敵。真堪諫諍之士。雅稱元靈之客。謝守城邊。雨細題處。堪憐陶公嶺畔。雲多吟中。合惜。或若君王有命。璽素爭新。則以火齊水晶之飾。龍膏象齒之珍。窺臨奮視。髮染生春。衛夫人閒弄綵毫。思量不到。班婕妤笑提丹筆。眇睽無因。若自叢山。如當樞几。則叨居談柄之列。辱在文房之

裏誠非刻畫。幾受譴于織兒。終假磨礪。幸見容于夫子。可以資雪唱。可以助風騷。莫比巾箱之貴。堪齊鐵研之高。吟洞庭之波。秋聲敢散。賦瑤池之月。皓色可逃。若有白馬潛心。雕龍在口。鉤羅不下于三篋。裁剪無慙于八斗。零陵例化。肯后于雙飛。元晏書成。願齊于不朽。

陸龜蒙哀茹筆工辭。夫余之肱兮。何縣縣耕不能耒。兮水不能船。裁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鏘。爰有茹工。工之良者。擇其精麤。在價高下。闕鑿又互。尙不能捨。句濡數鋒。月禿一把。編如蠶絲。汝實助也。我書之奇。渾源未衰。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銛。緝觚靡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歆。在握方深。亦茹之爲。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甯不悲噫。

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輒健筆十管書。竊以孝經援神契。夫子贊之。以拜北極。尙書中候。周公援之。以出元圖。其后仲將稍精。右軍益妙。張芝遺法。閻氏新規。其毫則景成愈于中山。麝柔劣于羊逕。或得懸蒸之要。或傳痛頤之方。起自蒙恬。蓋取其妙。不唯元首黃瑄之製。含丹纏素之華。軟健被于一牀。雕鏤止于二管而已。跗則太白麥穗。臨賀石斑。格爲仙掌之形。架作蓮花之狀。限書一萬字。應貴鹿毛。價抵四十枝。詎兼人髮。前件筆出自新淦。散卓尤精。能用青毫之長。似學鐵頭之短。況虎僕久絕。桐燭難成。鷹固無慚。兔或增懼。足使王朗遽閣。君苗欲焚。戶牖門牆。足備其闕也。

余知古謝段公五色筆狀。伏蒙郎中殊恩。賜及前件筆。竊以趙國名毫。遼東仙管。曾進言于石室。奏議于圓邱。經阮籍而飛動稱神。得王珣而形製方大。妙合景純之讚。奇標逸少之經。利器莫先。豈宜虛授。

某藝乏鴻彩。膺此綠沈。降自成麟。翻將畫虎。空懷得手之媿。如無落度之憂。春蚓未成。豐狐濫對。喜並出圖而授。驚逾入夢之徵。將欲遺于子孫。清白莫比。更願藏之篋笥。瑞應那同。捧戴明恩。伏增感激。謹狀。

殷元筆銘云。宣神者言。載言者書。受以毫管。妙旨以敷。彌綸二像。包括有無。

孔瑤之筆讚曰。齊齊柔翰。敷微通神。時淪古冥。玄趨常新。

又嵩四侯傳。管城侯毛元銳。字文鋒。宣城人也。其先黃帝時。大昴流于東野而生。昴宿一名旄頭。遂姓毛氏。世居兔園。少昊時。因少暴農之稼。爲鷓鴣氏所擒。誅之。以爲乾豆。其族有竄于江南者。居于宣城。溧陽山中。宗族豪盛。元銳之世。二代祖聿。因秦始皇時。遣大將軍蒙恬南征吳楚。疑其有三窟之計。恃狡而不從。使前鋒圍而盡執其族。擇其首領。僉健者。縶縛以獻于麾下。大將軍問聿之能。曰。善編錄簡策。自有文字已來。注記略無遺漏。大將軍奇之。用命爲掾。掌管記。及凱旋。聞于上。爲築城而居。其族遂以文翰著名。其子士載。漢時佐太史公修史。有勁直之稱。天子因覽前代史。嘉其述美惡不隱。文簡而事備。拜左右史。以積勞累功。封管城侯。子孫世修厥職。能業其官。累代襲爵不絕。皆與名賢碩德。如張伯英。衛伯王。索幼安。鍾元常。韋仲將。王逸少。王子敬。竝爲執友。歷宋齊已來。朝廷益以爲重。銳之曾大父如椽。與王珣爲神契之交。大父弗聿。與江文通。紀少瑜。有彩毫鏤管之惠。皆文章之會友也。銳爲人穎悟俊利。其方也如鑿。其圓也如規。其得用也稱旨。則默默而作。隨心應手。有如風雨之聲者。有如鸞

鶴迴翔之勢。龍蛇奔走之狀者。能屬文多記。不倦濡染。光祖德也。起家校書郎直館。遷中書令。襲爵管城侯。聖朝庶政修明。得與南越石虛中。燕人易元光。同被詔。常侍御案之右。與華陰楮知白爲相須之友。天子以六合晏然。志在墳典。因詔元銳專掌修撰。銳久蒙委用。心力以殫。至于疲憊。書札粗疏。懼不稱旨。遂懇上疏告老。上覽之。嘉嘆曰。所謂達士知止足矣。優詔可之曰。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載諸方冊。有德可觀。卿仰止前哲。宜加厚禮。可工部尙書致仕。就國光優賢之道也。仍以其子嗣職焉。史臣曰。管城毛氏之毛。蓋昴宿之精。取髦頭之名以爲氏。與姬姓毛伯鄭之后毛氏不同族也。其子孫則盛于毛伯之后。其器用則徧及日月所燭之地。自天子至于士庶。無不重之者也。朝廷及天下公府曹署隨其大小。皆處右職。功德顯著。宗族蕃昌云。

文房四譜卷三

硯譜水滴器附

一之敘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一之敘事

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又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說

言無得汙白是知硯其來尙矣。

釋名云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樸蓋夫子平生時物也。及顏路所請之車亦存。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青鐵硯此鐵于闐國所貢鑄爲硯也。

又吳都有硯石山。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圓硯大小各四枚。

開元文字云硯者墨之器也。

東宮故事云晉皇太子初拜有漆硯一枚牙子百副。

又皇太子納妃有漆書硯一。

劉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記云。興平縣蔡子池。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爲硯。

說文云。石滑謂之硯。字從石見。

魏甄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硯。其兄戲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后曰。古之賢女。未有不覽前史以觀成敗。或云。端州石硯匠。識山石之脈理。鑿之五七里得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琢之爲硯。可值千金。故謂之。子石硯窟。雖在五十里外亦識之。

西京雜記云。天子玉几。冬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火籠籠其上。皆散華文。后宮則五色綾紋。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

昔有人盜發晉靈公冢。冢甚魁壯。四角皆以石爲攬。犬捧燭石人四十餘人。皆立侍。尸猶不壞。九竅之中。

皆有金玉。獲蟾蜍一枚。大如拳。腹容五合水。潤如白玉。爲盛書滴器。同見雜記中。

張彭祖少與漢宣帝微時同硯席。帝卽位。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曹爽與魏明帝亦然。劉宏與晉武帝亦同見雜記中。

崔實四民月令云。正月硯凍開。命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水冰。命童幼讀孝經論語。

墨藪云。凡書硯取煎涸。新石潤溼相兼。又浮津輝墨者。

隋書。宇文慶少年時。曰。書足以記姓字。安能久事筆硯。有項羽、班超之志。

柳公權嘗寶惜筆硯并圖書自扁鐸之常云青州石未爲第一矣今磨訖墨易冷絳州之硯次之劉聰謂晉懷帝曰頃昔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憶否帝曰焉敢忘之但恨不能早識龍顏蕭子顯齊書云王慈年八歲外祖宋太祖江夏王義恭施寶物恣其所取慈但取素琴石硯而已義恭善之。

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其祖馨撫喬首曰所恨不得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告喬喬執硯而泣之。

通典云虢州歲貢硯十枚。

又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

李陽冰云夫硯其用則貯水畢則乾之居久浸不乾墨乃不發墨既不發書乃多漬水在清淨宜取新水密護塵埃忌用煎煮之水也。

袁象贈庾虞蟬硯見筆譜中。

梁武帝性純儉吳令唐進鑄成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

二之造

柳公權常論硯言青州石未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溪石硯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爲硯至妙益墨而至潔其溪水出一草芊芊可愛匠琢訖乃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噫豈

非天使之然耶。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豬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世謂之鸚鵡眼。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尤價倍于常者也。其山號曰斧柯山。卽觀碁之所也。昔人採石爲硯。必中牢祭之。不爾。則雷電勃興。失石所在。其次有將軍山。其硯已不及溪中及斧柯者。

今歙州之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匠鑄之硯。其色黑。亞於端。若得其石心。見巧匠就而琢之。貯水之處。圓轉如渦旋。可愛矣。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爲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絡濾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衆瓦有異焉。卽今之大名相州等處。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狀。硯以市于人者甚衆。

繁欽硯贊云。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方如地體。圓似天常。班溫采散。色染毫芒。點黛文字。耀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浸漬甘液。吸受流芳。蓋今製之。令薄者光。觀見之。令一夫捧持。匠方琢之。或內于稻穀中。出其半而理之。其鑿如麤針許。製畢。有如表紙厚薄者。或有全良石之材。工其內而質其外者。或規如馬蹄。銳如蓮葉。上圓下方。如圭如璧者。圓如盤而中隆起。水環之者。謂之辟雍硯。亦謂之分題硯。腰半微坳。謂之郎官樣者。連水滴器于其首而爲之者。穴其防以導水焉。閉其上穴。則下穴取水。流注于硯中。或居常則略無沾覆。繁之銘見之矣。

又繁欽硯頌曰。鈞三趾于夏鼎。象辰宿之相扶。今絕不見。三足硯。僕嘗遊盱眙泉水寺。過一山房。見一老僧擁衲向陽。模寫梵字。前有一硯。三足如鼎。製作甚古。僕前舉而訝之。僧白眼默然不答。僕因不復問其由。是知繁頌足可徵矣。

傅元硯賦云。木貴其能輒。石美其潤堅。因知古亦有木硯。

作澄泥硯法。以墮泥令人于水中。按之。貯于甕器內。然后別以一甕貯清水。以夾布囊盛其泥而攏之。俟其至細。去清水。令其乾。入黃丹團和。洩如麪。作一模如造茶者。以物擊之。令至堅。以竹刀刻作硯之狀。大小隨意。微蔭乾。然后以刺刀子刻削如法。曝過。閒空堞于地。厚以稻糠并黃牛糞攪之。而燒一伏時。然后入墨蠟貯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亞于石者。

唐李匡乂撰資暇集云。稠桑硯。始因元和初。其叔祖宰虢之朱陽邑。諸阮溫清之隙。必訪山水以遊。一日。于澗側見一紫石。憩息于上。佳其色。且欲紀其憩山之遊。既常攜鑷具隨至。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復無剗缺。乃曰。不利不缺。可琢爲硯矣。既就琢一硯而過。但惜其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許。至有小如拳者。不可勝紀。遂令從者挈數拳而出。就縣第製琢。有胥性巧。請琢之。遂請解胥籍。于是採琢開席于大路。厥利驟肥。后諸阮每經稠桑。必相率致硯。以報其本焉。稠桑石硯自此始也。

三之雜說

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其藝成。遂告辭而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于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

又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此人方知其師夙之所用者也。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西域無紙筆。但有墨。彼人以墨磨之甚濃。以瓦合或竹節。卽其硯也。彼國人以指夾貝葉。或藤皮。掌藏墨。硯以竹筆書梵字。橫讀成文。蓋順葉之長短也。常見梵僧沸唇緩頰歷眸之間。數行俱下。卽不知其義也。

藍田王順山悟真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羣鴿自空中銜水添硯。水竭畢至。曾聞彼山僧傳云。亦見于白傳百餘韻詩。

常有蟻爲精爲王者。遊獵于儒士之室。儒士見之。甚微且顯。乃于几案之上。硯中施罾網。獲魴鯉甚多。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忽作數十聲。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座曰。硯中作聲。有聲價之象。朗后果出入台輔。斯吉兆也。明矣。今直閣范舍人杲。言頃自大暑直館于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聞范公几案之上所用硯。或作一十五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內喜。迨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魏孝靜帝有芝生銅硯。

今觀歲貢方物中。虢州鍾馗石硯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來由也。

越州戒珠寺。卽羲之宅。有洗硯池。至今水常黑色。今金州廉使錢公言。

僖宗朝鄭畋、盧攜同爲相，不協議。黃巢事怒爭于中書堂，盧拂衣而起，袂染于硯而投之。

開天傳信記云：元宗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因言于上，上曰：必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宜以物誌之。其夕孰寐，飄然又往。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風上，悟而具啓。乃潛令人訪之于東明觀，見其屏風手文尙在。所居道人已遯矣。

梁元帝忠臣傳曰：劉宏沛國人，常寄居洛陽，與晉武帝同硯席。筆陣圖以水硯爲城池。

異苑：蔣道友于水側見一浮粗，取爲硯，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讖及紙，皆內魚硯中。嘗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爲二妃所留。今暫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友詰旦至水側，見罾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讖及紙，方悟是所夢人弃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硯在二妃側。

宣室志云：有蔣生者，好道之士也。逢一貧窶人，自稱章全素，自役使來，怠惰頗甚。蔣生頻檀楚之，忽一日語蔣生曰：君几上石硯，某可點之爲金。蔣生愈怒其誑誕。時偶蔣生忽出，迨歸，章公已死矣。然几上之硯，因窺藥鼎中有奇光，試探得硯，而一半已爲紫磨金矣。蔣因歎憤終身也。

近石晉之際，關右有李處士者，放達之流也。能畫馴狸，復能補端硯，至百碎者，齋歸旬日，卽復舊焉。如新琢成，略無瑕類，世莫得其法也。

四之辭賦

傳元硯賦 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卽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輒。石美其潤堅。加朱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元。

楊師道詠硯詩 圓池類辟水。輕翰染烟華。將軍班定遠。見棄不應除。

李尤硯銘 書契旣造。硯墨乃陳。篤籍永垂。記誌功勳。

魏王粲硯銘 爰初書契。以代結繩。人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樸澆散。日以崩沈。墨運翰染。榮辱是懲。念茲在茲。惟元是徵。

唐李賀青花紫硯歌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刈抱水含滿脣。暗洒萋宏冷血痕。紗幘晝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秋光無日昏。圓毫促點聲清新。孔硯寬頑何足云。

傳元水龜銘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味水。有似清泉。潤彼元墨。染此柔翰。申情寫意。經緯羣言。韓愈瘞硯文 序曰。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歎否泰。未嘗廢用。與之試藝。春

官。天寶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誤墜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曰。土乎成質。陶乎成器。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毀不忍弃。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張少傳石硯賦 山水清輝 墨妙筆精 硯之施也。被乎用。石之質也。本乎山。溫潤稱珍。騰異彩而玉色。追琢成器。發奇文而綺斑。蓋求伸于知己。爰得用于君子。故立言之徒。戴筆之史。將吮墨以濡翰。乃操觚而汲水。始闢

爛以光澈。終霏霏而烟起。或外圓而若規。或中平而如砥。原夫匠石流盼。藻鑿生輝。象龜之負圖。乍代如鵠之織印。將飛設之戶庭。王充之名允著。置之澹澹。左思之用無違。徒觀夫清光景耀。眞質霜淨。符彩華鮮。精明隱映。皎如之色。比藏冰之玉壺。煥然之文。壯吐菱之石鏡。當其山谷之側。沈冥未識。韞玉吐雲。懷珍隱德。因入用以磨礪。由其人而拂拭。故能撫之類磬。發奇音。對之若鏡。開新色。既垂文以成象。亦澄瀾而漬墨。硯之用也。詎可興歎而焚石之堅然。孰謂有時而泐。斯可以正典謨之紀。垂篆籀之則者也。遂更播美六書。傳芳三妙。用之漢帝。嘗同彭祖之席。存之魯國。猶列宣尼之廟。是以遺文可述。茲器爰匹。匪銷匪鑠。良金安可比其剛。不磷不緇。美玉未足方其質。光烏蹟于青簡。發龜文于洪筆。則知削物作程。事與利并。茲硯也。所以究墨之妙。窮筆之精者也。

黎逢石硯賦 有子墨客卿。從事于筆硯之間。學舊史之暇日。得美石于他山。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硯精而染墨。在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環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爲用久而不渝。故以爲美。成器尙古。徵闕里之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且王言惟一。道心惟微。於以幽贊。山之發揮。從人之欲。委質莫違。代若遐棄。民將疇依。肅觀光而霧集。賴設色而烟霏。實將振文而爲邦。豈惟蘊玉而山輝者哉。君無謂一拳之石。取其堅。君無謂一勺之水。取其淨。君其遂取我有成性。苟有補于敷聞。固無辭于蘊映。惟聖人有大寶。昊天有成命。莫不自我以載形。因我以施令。志前王之事業。作后人之龜鏡。夫物遷其常。天運不息。水有涸兮。石有泐。代貴其不磷。我則受其堅。代貴其不染。我則受其黑。象山下之

泉爲天下之式。因碌碌于俗閒。類栖栖于孔墨。嗚呼。辭尙體要。文當絕妙。雖濡翰其不疲。無煩文而取。請。爰貢君子以其勁質。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對此大匠。厠諸鴻筆。見珍于殺青之辰。爲用于草元之日。夫氣結爲石。物之至精。攻之爲硯。因用爲名。事若可久。代將作程。斯器也。不獨堅之爲貴。諒于人之有成。

吳融字子華。古瓦硯賦。勿謂乎柔而無剛。土埏而爲瓦。勿謂乎廢而不用。瓦斲而爲硯。藏器螻屈。逢時豹變。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幾年。磨瑩俄新。貯秋光之一片。厥初在冶成象。毀方效委。論堅等璧。鬪縹勝盜。人莫我知。是冬穴夏巢之日。形爲才役。乃上棟下宇之時。扶同杞梓。迴避萌芽。若乃臺號姑蘇。殿稱枹詣。樓標十二之聳。閣起三重之麗。莫不瓴甌凝輝。鴛鴦疊勢。縫密如鑲。行疏若綴。銜來而月影重重。漏出而爐香細細。觚稜金爵。競託岩峽。玉女胡人。爭來睥睨。陵谷難定。松薪忽焉。朝歌有已秀之麥。咸陽有不滅之烟。是則縱橫舊址。散亂荒阡。風飄早落。雨滴仍穿。齋灑迤之春蕪。耕牛脚下。照青熒之鬼火。戰骨堆邊。誰能識處。亦莫知年。何期邂逅。見寵雕鐫。資乎有作。備我沈研。磬在水以差浮。鐘因霜而謝響。玉滴一墮。松烟四上。山雞誤舞。澄明之石鏡當頭。織女疑來。清淺之銀河在掌。異哉昔之藏歌。蓋舞。庇日干霄。繁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墮塵土。依人而卻伍瓊瑤。天祿石渠。和鉛卽召。風臺雪苑。落筆爭邀。依依舊款。歷歷前朝。沈家令座上迴看。能無淚下。江中書歸來偶見。得不魂銷。有以見古今推移。牢籠眇漫。成敗皆分。短長一貫。何樹春秋各千年。何花開落惟一旦。星隕地以爲石。盡滅光輝。難

升天而上仙。別生羽翰。異類猶然。浮生莫算。

王嵩蓼孔子石硯賦。昔夫子有石硯焉。邈觀器用。宛無雕鏤。古石猶在。今人尙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爰止爰定。幾徂幾遷。任迴旋于几席。垂翰墨于韋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茲而不捐。泊乎俗遠聖賢。教移齊魯。列廟以居。先師攸主。上熒熒以光徹。旁器器而色固。介爾堅貞。確乎規矩。昔有諸侯力政。周道無聞。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之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以典墳。必藉斯器。用成斯文。蓋石固而人往。亦有事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銅模龜首。雕飾爲用。陶甄可久。橫彩烟而不絕。添淥水之常有。豈如是石。斯爲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含假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其邁。變炎涼之已多。別有縫掖書生。獻策東京。仰望先哲。攻文后成。叨秉筆以當問。愧含毫而頌聲。

李琪謝朱梁祖大硯瓦狀。蒙恩賜臣前件硯者。伏以記室濡毫于楯鼻。刀側非多。史臣染翰于螭頭。筒形甚小。尙或文章煥發。言動必書。爲號令之詞。作典謨之訓。如臣者坐憂才短。行怯思遲。自叨金馬之近班。常愧玉蟾之舊物。豈可又頒文器。周及禁林。製作泓渟。規模廣滑。閉宮苔而色古。連池石以光凝。敢不致在坐隅。酬茲筆陣。餘波浸潤。便同五老之壺。終日拂磨。豈得一丸之墨。如承重寶。倍感殊恩。僧貫休詠硯詩。淺薄雖頑樸。其如近筆端。低心蒙潤久。入匣便身安。應念研磨久。無爲瓦礫看。倘然人不棄。還可比琅玕。

魏繁欽硯頌。有般倕之妙匠兮。類詭異于遐都。稽山川之神瑞兮。識機璇之內敷。遂縈繩于規的兮。假卞氏之遺模。擬渾噩之肇樸兮。效羲和之毀隅。鈞三趾于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祕用兮。御几筵而優游。

莊南傑寄鄭砮疊石硯歌。螭皇補天殘錦片。飛落人間爲石硯。孤峰削疊一尺雲。虎幹熊跪勢皆偏。半掬春泉澄淺清。洞天徹底寒泓泓。筆頭拾起松烟輕。龍蛇怒鬪秋雲生。我今得此以代耕。如探禹穴披崢嶸。披崢嶸。心骨驚。坐中髣髴到蓬瀛。

李琪咏石硯。遠來柯嶺外。近到玉堂間。乍琢文猶澀。新磨墨尙慳。不能濡大筆。何要別秋山。

劉禹錫贈唐秀才紫石硯詩。端溪石硯人閒重。贈我應知正草元。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蟾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此日傭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文嵩卽墨侯石虛中傳。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性好山水。隱遁不仕。因採訪使遇之于端溪。謂曰。子有樸質沈厚之德。兼有奇相體貌。紫光噓呵潤澈。頗負材器。但未遇哲匠琢磨耳。禮不云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其謂矣。今明天子御四海。六合之內。無不用之材。無不成之器。吾今奉命巡察天下風俗。採訪海內遺逸。安敢輒怠厥職。見賢不荐者。歟。子無戀溪泉。自取沈乘耳。虛中曰。僕生此南土。遠在峽隅。自不知材堪器用。旣辱探顧。敢不唯命是從。採訪使遂命博士金漸之。規矩磨礪。不日不月。果然業就。虛中器度方員。皆有邊岸。性格謹默。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也。採訪使以聞于

省司考試之。與燕人易元光、研覈合道。遂爲雲水之交。有司以荐于上。上授之文史。登臺省。處右職。上利其器用。嘉其謹默。詔命常侍御案之右。以備濡染。因累勳績。封之卽墨侯。虛中自歷位。常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元光、華陰楮知白、常侍上左右。皆同出處。時人號爲相須之友。史臣曰：衛有大夫石碯。其先顯帝之苗裔也。出靖伯之后。曰甫。甫生石仲。仲之后曰碯。春秋時仕衛。世爲大夫焉。卽墨侯石氏。與衛大夫碯不同也。蓋出五行之精。八音之靈。岳結而生。稟質而名。懷寶爲玉。吐氣爲雲。發劓利刃。與天地常存者也。

文房四譜卷四

紙譜

一之敘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一之敘事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而已。而古又用札。釋名云。札者櫛也。如櫛之比編之也。亦策之類也。漢興已有幡紙代簡而未通用。至和帝時蔡倫字敬仲。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謂之蔡侯紙。

左伯字子邑。漢末益能爲之。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說文云。紙者絮一苦也。從糸氏聲。蓋古人書于帛。故裁其邊幅如絮之一苦也。

真誥云。一條有楊椽。椽名曦。書兩本。一黃牋。一碧牋。

魏韋誕云。蔡邕非紈素。不安下筆。

張芝善書。寸紙不遺。有絹必先書后練。

桓元詔平淮。作桃花箋。紙縹綠青赤者。蓋今蜀箋之製也。

真誥云。三君多書。荊州白牋紙。歲月積久。首尾零落。或兼缺爛。前人糊搨。不能悉相連補。釋名曰。紙者。砥也。謂平滑如砥也。

幡紙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以代竹簡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字從糸氏。無氏下從巾者。

又桓元令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恭。今諸用簡者。宜以黃紙代之。

虞預表云。祕府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乞四百枚付著作吏。寫起居注。

廣義將軍岷山公。以黃紙上表于慕容儁。儁曰。吾名號未異于前。何宜便爾讓。令以白紙稱疏。

古有藤角紙。范甯教云。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

古謂紙爲幡。亦謂之幅。蓋取繪帛之義也。自隋唐已降。乃謂之枚。

魏武令曰。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于月朔各進得失。給紙函各一。

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側理紙。萬番南越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蓋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

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李陽冰云。紙常宜深藏。篋筒勿令風日所侵。若久露埃塵。則枯燥難用矣。攻書者宜謹之。

墨箴云。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

三輔決錄曰。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籀之法。非得統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

晉書爲詔以青紙紫泥。

貞觀中始用黃紙寫勅制。

高宗上元二年。詔曰。詔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今后尙書省頒下諸司諸州縣。宜並用黃紙。

歐陽通紙必堅潔白滑者方書之。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極妙。并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勅紙各一百張。

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其祖書。所書乃桑根紙也。

王右軍爲會稽謝公。就乞牋筆。庫內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御史故事云。按彈奏白簡爲重。黃紙爲輕。今一例白紙。無甚差降矣。

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彈王源表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矣。

國史補曰。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骨。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雲陽州六合牋。蒲州白薄。

重抄臨川滑薄。

唐韋陟書名如五朶雲。每以綵牋爲緘題。時人譏其奢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有不知五經之名。而饗儒官之祿。不嫻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注簡。而受駁議之勞。

干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自一貫。博訪知古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紙。詔答云。今賜紙二百枚。

晉令諸作紙。大紙一尺三分。長一尺八分。聽參作廣一尺四寸。小紙廣九寸五分。長一尺四寸。石虎詔曰。先帝君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于銓用爲尤。可依晉氏九班爲準格。

京邦記。東宮臣上疏用白紙。太子答用青紙。

崔瑗與葛元甫書。令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徐逸與王珉書。東宮臣旣黃紙奉表于天朝。則宜白紙上疏于儲宮。或說白紙稱表。吾謂無此體。山簡表。臣父故侍中司徒濬。奉先帝手筆青紙詔。

二之造

漢初已有幡紙代簡。成帝時有赫蹏書詔。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劉故布。及魚網樹皮而作之。彌工。如蒙恬已前已有筆之謂也。又棗陽縣南蔡倫宅。故彼土人多能作紙。又庾

仲雍明州記云。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倫舂紙臼也。一云未陽縣。

黻歛間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復有長者。可五十尺爲一幅。蓋歛民數日。理其楮。然后于長船中。以浸之。數十夫舉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節之。于是以大薰籠周而焙之。不上于牆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蜀中多以麻爲紙。有玉屑屑骨之號。江浙間多以嫩竹爲紙。北土以桑皮爲紙。剡溪以藤爲紙。海人以苔爲紙。浙人以麥莖稻稈爲之者。脆薄焉。以麥稾油藤爲之者。尤佳。

漢末左伯。字子邑。又能爲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仲將、章誕字也。

宋張永自造紙墨。

蜀人造十色牋。凡十幅爲一榻。每幅之尾。必以竹夾夾之。和十色水逐榻以染。當染之際。棄置搥埋。堆盈左右。不勝其委頓。逮乾。則光彩相宣。不可名也。然逐幅于方版之上。研之。則隱起花木鱗鱗。千狀萬態。又以細布。先以麪漿膠。分勁挺。隱出其文者。謂之魚子牋。又謂之羅牋。今剡溪亦有焉。亦有作敗麪糊。和以五色。以紙曳過。令沾濡。流離可愛。謂之流沙牋。亦有煮阜筴子膏。并巴豆油。傅于水面。能點墨。或丹青于上。以蠶搵之。則散。以獮鬚拂頭垢引之。則聚。然後畫之爲人物。研之爲雲霞。及鷺鳥翎羽之狀。繁縟可愛。以紙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須虛窗幽室。明槃淨水。澄神慮而製之。則臻其妙也。近有江表僧。

于內庭造而進之。御毫一洒，光彩煥發。

晉武賜張華側理紙，已具敍事中。本草云：陟釐味甘，大溫無毒，止心腹大寒，溫中消穀，強胃氣，止洩痢。生

江南池澤，陶隱居云：此卽南人用作紙者。唐本注云：此物乃水中苔，今取爲紙，名爲苔紙，青黃色，味澀。

小品方曰：水中羶苔也。音陟釐。陟釐與側黎相近，側黎又與側理相近也。又云卽石髮也。薛道衡詩：苔紙。今來承玉管。

·布字
銀鉤·轉

搨紙畫紙法。見雜說門。

永徽中，定州僧修德欲寫華嚴經，先以沈香漬水種楮樹，俟其拱，取之造紙。

丹陽記：江甯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于此造紙之所也。常送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紙也。

林邑記云：九真俗書，樹葉爲紙。

段成式在九江，出意造紙，名雲藍紙，以贈溫飛卿。

三之雜說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木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端門。

庾永興答王羲之書曰：得示連紙一丈，致辭一千，增其歎耳，了無解往懷。

江南僞主李氏常較舉人畢，放榜日，給會府紙一張，可長二丈，闊一丈，厚如繒帛數重，令書合格人姓名。

每紙出，則縫掖者相慶，有望于成名也。僕頃使江表，觀今壞樓之上，猶存千數幅。

畫品云古畫尤重紙上者言紙得五百年絹得三百年方壞

紙投火中烟起尤損人令肺腑中有所傷坐客或云天下神祠中巫祝間少有肥者蓋烟紙烟常熏其鼻息故也

山居者常以紙爲衣蓋遵釋氏云不衣蠶口衣者也然服甚煖衣者不出十年面黃而氣促絕嗜欲之慮且不宜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

亦嘗聞造紙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不爾蒸之亦妙如蒸之卽恆洒乳香等水令熱熟陰乾用箭幹橫卷而順蹙之然患其補綴繁碎今黟歙中有人造紙衣段可如大門闔許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蓋利其拒風于凝沍之際焉陶隱居亦云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好也

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爲紙如作密書無人敢拆發之蓋隨手便裂不復粘也

羊續字叔祖以清率下紙帷布被以敗紙糊補之時爲南陽守

在昔書契以還簡策作矣至于厥后或以縑帛蔡侯有作方行于世近代以來陰陽卜祝通于幽冥者必斷紙爲幣以賂諸冥漠君每觀諸家玄怪之語或有鬼祈于人而求之者或有賂之而獲洪福者噫游

魂爲變縣古而然漢室已前鬼何所資乎得非神不能自神而隨世之態乎唐末太學博士邱光庭亦有紙錢說文多不錄

杜陽編德宗朝有朱來烏常噉玉屑聲甚清暢及爲鷲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牋寫心經薦其冥福

張平子與崔子玉書云乃者朝賀明日讀太元經元四百歲其興乎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

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待能者。幅寫者。絹帛代紙以寫也。邢子才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專爲山水之遊。時人方之王粲。其文一出。京師爲之紙貴。

陳后主常令八婦人。襪綵牋。製五言詩。

魏收文襄令爲檄。梁文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

唐書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張贈之。暹惟受百幅。人歎之曰。昔清吏一大錢。復何異。異苑張仲舒在廣陵。天雨絳繒牋。紛紛甚駛。非吉兆也。

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手跡。歡喜何量。次于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七字。

延篤答張惟奐書曰。惟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書盈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張奐與陰氏書曰。舊念旣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來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樂興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后得之。泊玉華宮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一事。汝從之。方展孝道。高宗涕泣引耳而聽。言得蘭亭序陪葬。吾無恨矣。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房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

歷代名畫記云。背書畫勿令用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先避畫者人面及要節處。若縫之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要令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力。絹素綵色不可。擣理紙上白畫。可以砧石安貼之。仍候陰陽之氣調適。秋爲上時。春爲中時。夏爲下。暑溼之時不可也。

歷代名書記云。江東地潤無塵。人多精藝。好事者常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摸寫。古人好搨畫。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筆跡。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

搨紙法。用江東花葉紙。以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鋪不浸者五幅。上亦鋪五幅。乃細卷而碾之。候浸漬染。

著如一。搨書畫若俯止水窺。朗鑑之明徹也。今舉子云。宜齋人詞場以護試紙。防他物所污。

庾闡字仲初。造楊都賦成。其文偉麗。時人相傳爭寫。爲之紙貴。

漢成帝趙婕妤。后宮有兒生八九日。客持詔記封綠小篋。與獄中婦人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傳能努力飲此藥。孟康曰。赫蹏。染黃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劉展曰。赫音兄弟。閱于牆之閱。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互有所說。

本草拾遺云。印紙。剪取印處。燒灰水服。令人絕產。

撫州有茶衫子紙。蓋裹茶爲名也。其紙長連。自有唐已來。禮部每年給明經帖書。見茶譜。

藥品中有閃刀紙。蓋裁紙之際。一角壘在紙中。匠人不知漏裁者。鑿入藥用。

孔溫裕因直諫貶柳州司馬。有鵲喜于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

見因話錄。

資暇云。松花牋。代以爲薛濤牋。誤也。松牋其來舊矣。元和之初。薛濤尙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

長。賸之。乃命匠人狹小爲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中紙有小樣。

者皆是也。非松花一色。

魏人謗邢邵云：邢家小兒常作文表，自買黃紙寫之而送。

司馬消難不知書，書架上徒設空紙。時人云：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蘇綽爲人公正，周文推心委任而無閒，或出遊常豫，置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南朝有士人朱詹，家貧力學，常吞紙療飢。

今大寮書題上紙籤，出于李趙公。

唐初將相官告，亦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而已。厥後李肇翰林志云：凡賜與徵召宣索

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慰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太清宮內道觀，荐告文辭，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辭。諸

陵薦告上表，內道觀文，竝用白麻紙。凡赦書、德音、建后、立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命相、命將，並用白藤紙。

不用印，雙日起草，隻日宣宰相使相官告，並用色背綾金花紙。節度使並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卽金

花羅紙。吐蕃及贊普書，及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白檀木、眞珠、瑟瑟、鈿函、金鎖鑰、吐蕃宰相、摩尼師

已下，書甲五色麻紙。南詔及青平官書，用黃麻紙。

唐朝進士榜頭粘堅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滾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云：文皇以飛白書。

宣宗雅好文儒，鄭鎬知貢舉，忽以紅箋筆札一名紙曰：鄉貢進士李御名，以賜之。

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構傾頽。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于是建刹。正當紙花處。

攝生者尤忌枕高。宜枕紙二百幅。每三日去一幅。漸次取之。迨至告盡。則可不俟枕而寢也。若如是。則腦血不減。神光愈盛矣。

神仙傳云。李之意。神仙人也。蜀先主欲伐吳。問之意。乃求紙筆畫作兵馬數十。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又壞之。先主出軍。敗衄。

戴祚甄異傳云。王肇常在內宿。晨起出外。妻韓氏時尙未覺。而奴子云。郎索紙百幅。韓視帳中。見肇猶臥。忽不復見。后半歲肇亡。

王炎冥祥記云。元嘉八年。蒲坂城中大火災。里中小屋雖焚。而于煨燼下得金經紙索如故。

林邑記。九真俗書樹葉爲紙。廣州記。取穀樹皮熟搗堪爲紙。蓋蠻夷不露。乃被之爲褐也。釋迦佛爲磨休王時。剝皮爲紙。寫大乘經。見筆譜。

王羲之筆經云。以麻紙裹柱根。欲其體實。得水不化。

搜神記。益州西南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禱者持一百幅紙。及筆墨放石室中。則言吉凶。

劉恂嶺表錄異云。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柅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爲香皮紙。皮白色。有文如魚子棧。雷羅州義甯新會縣率多用之。其紙漫而弱。沾水卽爛。不及楮皮者。

世說戴安道就范宣學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紙亦抄紙

四之辭賦

傅咸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而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惟變而是適夫其爲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質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爲此新攬之則舒捨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梁江洪爲傅建康詠紅箋詩 雜采何足奇惟紅偏可作灼爍類蕖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方脂栽花承百和不遇情牽人豈入風流座

梁簡文帝詠紙詩 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基宣情且記事甯同魚網詩

薛道衡詠苔紙詩 昔時應春色引淥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鈎

梁劉孝威謝官紙啓略云 雖復鄰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宮穀樹固亦慙茲靡滑謝此鮮華

韋莊乞綵牋歌 浣花溪上如花客綠閣紅藏人不識留得溪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手把金刀裁

綵雲有時剪破秋天碧不使虹霓段段飛一時驅上丹霞壁蜀客才多染不工卓文醉後開無力孔雀

銜來向日飛翩翩壓折黃金翼我有歌詩一千首磨鷄山岳羅星斗開卷長疑雷電驚揮毫只怕龍蛇

走班班布在詩人口滿軸松花都未有人閒無處買烟霞須知得自神仙手也知價重連城璧一紙萬

金猶不惜薛濤昨夜夢中來慙慙勸向君邊覺

僧齊己謝人贈碁子綵牋詩。陵陽碁子浣花箋。深愧攜來自錦川。海蚌琢成星落落。吳綾隱出鳳翩翩。留防桂苑題詩客。惜寄桃源敵手仙。捧受不堪題出處。七千餘里劍關前。

舒元興悲剡溪古藤文。剡溪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脈。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于地。方春且死。遂問溪上之有道者。言溪中多紙工。持刀斬伐無時。劈剝皮肌以給其業。意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于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疵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洛西雍。歷見言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悟曩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探驪龍珠。雖有曉悟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之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抑入于折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于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人人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甚。桑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后之日。不復有藤生于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有橫及于物。物之資人。亦有時。時其斬伐。不爲天闕。予謂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闕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于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周朴謝友人惠箋紙并筆 范陽從事獨相憐。見惠霜毫與彩箋。三副緊纏秋月兔。五般方剪蜀江烟。宵微覺有文通夢。日習慚無子諒篇。收著不將兩處用。歸山閒向墨池前。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絕句并序 一日辱飛卿九寸小紙。兩行親書云。要采箋十番。錄少詩藁。予有雜箋數角。多抽揀與人。既玩之輕明。復用殊麻滑。尙愧大庾所得。猶至四百枚。豈及右軍不節。盡付九萬幅。因知碧聯棋上。重翻懊惱之辭。紅方絮中。更擬相思之曲。固應桑根作本。藤角爲封。古拙不重。蔡侯新樣。偏饒桓氏。何啻奔走馳騁。有貴長簾。下筆縱橫。偏求側理。所恨無色如鴨卵。狀如馬肝。稱寫璇璣。且題裂錦者。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今無張永之功。輒分五十枚。并絕句一首。或得閑中。暫當藥餌也。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尤得裏相思。待將抱拱重抄了。盡寫襄陽播搭詞。今飛卿集中有播搭詞。

文嵩好時侯楮知白傳 楮知白。字守元。華陰人也。其先隱居商山。入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爲高士之首冠。自以朴散不仕。殷太戊失德于時。與其友桑同生入朝直諫。拱于庭七日。太戊納其諫而改德。以致聖敬日躋。因賜邑于楮。其后遂爲楮氏。二十二代祖枝。因后漢和帝元興中下詔。徵巖穴隱逸。舉賢良方正之士。中常侍蔡倫。搜訪得之于耒陽。貢于天子。天子以其明白方正。舒卷平直。詩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也。用蓬史官以代簡策。尋拜治書侍御史。奉職勤恪。功業昭著。上用嘉之。封好時侯。其子孫世修厥職。累代襲爵不絕。博好藏書。尤能徧求。自有文籍以來。經誥典策。及釋道百氏之書。

無不載之素幅。遇其人則舒而示之。不遇其人則卷而懷之。終不自矜其該博。晉宋之世。每文人有一篇一詠。出于人口者。必求之繕寫。于是京師聲價彌高。皆以文章貴達。歷齊梁陳隋。以至今朝廷。益甚見用。知白爲人。好薦賢。汲善。能染翰墨。與人鋪舒行藏。申冤雪恥。呈才述志。啓白公卿台輔。以至達于天子。未嘗有所難阻。隱蔽歷落。布在腹心。何祇于八行者歟。知白家世。自漢朝迄今千餘載。奉嗣世官。功業隆盛。簿籍圖牒。布于天下。所謂日用而不知也。知白以爲不失先人之職。未嘗輒伐其功。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元光。南越石虛中。爲相須之友。每所歷任。未嘗不同。知白自國子受牒。補主簿。直宏文館。爲書吏所賂。因潤而墜之。當軸素知廉潔。憐而不問。他日方戒而用之。是以其道益光。曾無背面。累遷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直筆之下。善惡無隱。明天子御宇。海內無事。志于經籍。特命刊校。集賢御書。書成奏之。天子執卷躬覽。嘉賞不已。因是得親御案。乃復嗣爵好時侯。史臣曰。春秋有楮師氏。爲衛大夫。乃中國之華族也。好時侯楮氏。蓋上古山林隱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而功業昭宣。其族大盛。爲天下所利用矣。世世封侯爵食。不亦宜乎。

文房四譜卷五

墨譜

一之敘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一之敘事

真誥云。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于陽也。

續漢書云。中宮令主御墨。

漢書云。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險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東宮故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墨也。

陸士龍與兄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然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善禱之像也。詞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性長生。子孫無邊。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硯中使。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書。故號焉。盛宏之荊州記曰。筑陽縣亦出。

楊雄詔令尙書賜筆墨觀書石室。

墨藪云。凡書先取墨。必廬山之松烟。岱郡之鹿角膠。十年之上。強如石者妙。周書有涅墨之刑。莊子云。舐筆和墨。晉公墨衰。邑宰墨綬。是知墨其來久矣。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十枚。墨二十九。皆極精妙。

王充論衡云。以塗傅泥。以墨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之污。常在絹素。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烟。末以麝香。方可下筆。

許氏說文云。墨者。墨也。字從黑土。墨者煤烟所成。土之類也。

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尙書洛誥云。惟洛食。漢文大橫入兆。卽其事也。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見開寶通禮。

酈元注水經云。鄴郡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

石墨焉。石墨可書。又見陸雲與兄書云。

括地志云。東都壽安縣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山。

新安郡記云。黟縣南一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墨。土人多採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採墨之所。今懸水所

淙激。其井轉益深矣。

陳留耆舊傳云。王邯剛猛。能解繁牙。破節目。考驗楚王英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

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屬。

王充論衡云。河出圖。洛出書。此皆自然也。天安得筆墨圖畫乎。

晉令治書令史掌威儀禁令。領受寫書。綠帛筆墨。

筆陣圖以筆爲刀。稍墨爲釜中。

二之造

韋仲將墨法曰。即筆護也。今之墨法。以好醇松烟乾搗。以細絹篩于缸中。篩去草芥。此物至輕。不宜露。篩

慮飛散也。烟一斤已上。好膠五兩。浸榨皮汁中。榨皮卽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膠。并益

墨色。可下去黃雞子白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篩。都合調下鐵臼中。甯剛不宜澤。搗

三萬杵。多益善。不得過二月九月。溫時臭敗。寒則難乾。每挺重不過二兩。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仲

將之墨。一點如漆。

黨公墨法。松烟二兩。丁香麝香乾漆各少許。以膠水漫作挺。火烟上薰之。一月可使。入紫草末色紫。入秦

皮末色碧。其色俱可愛。

昔祖氏本易定人。唐氏之時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爲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

煎爲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于天下。今太行濟源王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亦墨之古製也。有以栝

木烟爲之者尤粗。又云上黨松心爲之尤佳。突之末者爲上。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觀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人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逾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墨或堅裂者至佳。凡收貯宜以紗囊盛。懸于透風處佳。

造朱墨法。上好朱砂細研飛過。好朱紅亦可以椀皮水煮膠。清浸一七日。傾去膠清。于日色中漸漸曬之。乾溼得所。和如墨。挺于朱硯中研之。以書碑石。亦須二月九月造之。

宋張永涉獵經史。能爲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墨皆自造。上每得永表。輒執玩咨嗟久之。供御者不及也。

造麻子墨法。以大麻子油沃糯米半盃強碎。剪燈心堆于上。然爲燈。置一地坑中。用一瓦鉢微穿透其底。覆其焰上。取烟煤重研過。以石器中煎煑阜莢膏。并研過者糯米膏。入龍腦麝香。秦皮末和之。搗三千杵。洩爲挺。置蔭室中俟乾。書于紙上。向日若金字也。秦皮。陶隱居云。俗謂之樊椶皮。以水漬和墨。書色不脫。故造墨方多用之。

近黟歙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卽與常墨無異。卻未知所製之法。

三之雜說

張芝臨池書水盡墨。

神仙傳云。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盡紙有意義。

王子年拾遺云。張儀、蘇秦同志寫書。遇聖人之文。則以墨畫掌及股裏以記之。葛洪好學。自伐薪買紙墨。

吳祥集曰。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神仙傳。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帝惡而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入木裏。

楊雄答劉歆書云。雄爲郎。自奏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俸。息休直事。得肆心廣意。成帝詔不奪。

俸。令尙書賜筆墨。得觀書于石室。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漆四尺。以問其異。歸則以鉛糲松槧。二十七年于茲矣。

僞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甚嘉其穎悟。遂錫之衣服及墨。一丸。后家童誤墜于庭下。盆池中。

數年。重植盆中。荷菱復獲之。堅硬光賦仍舊。或云僖宗朝所用之墨餘者。

唐王勃爲文章。先研墨數升。以被覆而謂之腹囊。起卽下筆不休。幼常夢人遺之墨丸盈袖。

西域僧書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不及也。云是雞足山古松心爲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梵字。

數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爲窗雨溼。因而揩之。字終不滅。

後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畫眉。蓋禁中方得施粉黛。

漢書。光武起。王莽以墨污涓陵延陵周垣。

僕將起赴舉。年夢今上臨軒親賜墨一挺。僕因蹈舞拜受。且日言于座客。有郭靖者。江表人也。前賀曰。必

狀元及第。僕詰之。郭曰。僕有徵方言也。前春御試。果冠羣彥。而郭公已有他事。遁歸江表。后言之于禮部郎中張洎。洎曰。大墨者。筆硯之前。用時必須出手矣。手與首同音也。僕亦自解之曰。天子手與文墨也。

顧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肅語。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使覺才思開悟。

抱朴子友人元伯先生以濡墨爲城池。以機軸爲干戈。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并致上墨十螺。葛嬰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難求。椎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干寶搜神記曰。益州西有祠。自稱黃石公。人或饋紙筆一丸墨。則石室中言吉凶。

本草云。墨味辛無毒。止血生肌膚。合金瘡散。主產後血暈。磨醋服之。亦主眯目。物芒入目。點瞳子。又主血痢。及小兒客忤。搗篩和水調服之。好墨入藥。粗者不堪。

陶隱居云。樊槻皮水漬以和墨。書色不脫。卽秦皮也。

陶隱居云。烏賊魚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

烏賊者。以其食烏也。

海人云。烏賊魚。卽秦王算袋魚也。昔秦王東遊。弄算袋于海。化爲此魚。形一如算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人捕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人用寫券。歲久。其字磨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

國語晉成公初生。夢人規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三世。故名墨臂。

穎川荀濟與梁武有舊。而素輕梁武。及梁受禪。乃入北。嘗云。會于楮鼻磨墨作文。檄梁。

今常侍徐公鉉云。建康東有雲穴。西山有山墨。親常使之。又云。幼年常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筋。與其愛弟鍔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如刀。可以裁紙。自后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卽廷珪之父也。

唐末陶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

山中新伐木書之。字卽隱起。他日洗去墨。字猶分明。又書于版牘。歲久木朽。而字終不動。蓋烟煤能固木也。亦徐常侍言。

今之小學者。將書必先安神養氣。存想字形在眼前。然后以左手研墨。墨調手穩。方書。則不失體也。又曰。研墨如病。蓋重其調勻而不泥也。又曰。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墨不宜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而墨熱。又李陽冰云。用則旋研。無令停久。久則塵埃相汚。膠力墮亡。如此。泥鈍不任下筆矣。初舉子云。凡入試。題目未出。閒豫研墨一硯。蓋欲其辦事。非主于事筆硯之妙者也。今之燒藥者。言以墨塗紙。裹藥。尤能拒火。

王嘉拾遺記。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二神人出金壺器。中有墨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以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五老卽

五天之精也。景室卽太室少室也。

王獻之與桓溫書扇誤爲墨汗因就成一駁牛甚工。

曹不與畫屏改誤汗爲蠅大帝以手彈之。

義熙中三藏佛馱跋陀住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

出與僧洒掃研墨。

宋雲行記云西天磨休王斲髓爲墨寫大乘經。見筆勢中。

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蠶并市豪筆備郎寫書。

趙壹非草書云十日一筆月數丸墨。見筆勢中。

劉恂嶺表錄異云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于野中獲得石狀如礫石謂之雷公墨也扣

之鎗鎗然光瑩可愛。

典論云袁紹妻劉氏性妒紹死未殯殺其妾五人恐死者知乃髡其髮墨其面。

曹毗志怪云漢武繫昆明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

西域胡僧上以朔不知難以核問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迺試問之胡人

曰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灰此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父曰出幽明錄。

四之辭賦

後漢李尤墨銘 書契既遠。研墨乃陳。烟石相附。筆疏以伸。一作烟石附筆。以流以伸。

曹植樂府詩 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古人成鴛跡。文字有改刊。

張仲素墨池賦 墨之爲用也。以觀其妙。池之爲玩也。不傷其清。苟變池而盡墨。知功積而藝成。伊昔伯英。務茲小學。棲遲每親乎上善。勤苦方資乎先覺。俾夜作書。日居月諸。挹彼一水。精其六書。或流離于崩雲之勢。乍滴瀝于垂露之餘。由是變此黛色。涵乎碧虛。浴玉羽之翩翩。或殊白鳥。濯錦鱗之澈澈。稍見元魚。自強不息。允臻其極。何健筆以成文。俾方塘之改色。映揚鬢之鯉。乍謂寓書。沾曳尾之龜。還同食墨。沮洳斯久。杳冥莫測。愛涅者必其緇。知白者成其黑。蘋風已歇。桂月初臨。元渚彌淨。元流更清。所以恢宏學海。輝映儒林。將援毫而悅目。豈發冊而賞心。其外莫測。其中莫見。同君子之用晦。比至人之不炫。冰開而純漆重重。石映而元珪片片。倘北流而浸稻。自成黑黍之形。如東門之漚麻。更學素絲之變。究其義也。如蟲篆之所爲。悅其風也。想鳥跡之多奇。將與能也。而可傳可繼。豈謀樂也。而泳之游之。恥魏國之沈沈。徒開墨井。笑崑山之浩浩。空設瑤池。專其業者全其名。久其道者盡其美。譬彼滯翰。成茲色水。則知遊藝之徒盡。以墨池而竊比。

李白酬張司戶贈墨歌 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鸚鬢。錦囊卷之懷抱閒。今日贈予蘭亭去。興來洒筆會稽山。

僧齊己謝人惠墨詩 珍我歲寒烟。攜來路幾千。只應真典誥。銷得苦磨研。正色浮端硯。精光動蜀箋。因

君強濡染捨此卽忘筌。

段成式送溫飛卿墨往復書十五首

段云近集仙舊吏獻墨二挺謹分一挺送上雖名殊九子狀異二

螺如虎掌者非佳似兔支者差勝不意吳興道士忽遇因取上章趙王神女得之遂能注易所恨險糜
松節絕已多時上谷櫛頭求之未獲也成式述作中蹟草隸非工惟茲白事足以驅策詎可供成篆之
硯奪如椽之筆乎溫答云庭筠白卽日僮幹至奉披榮誨蒙賚易州墨一挺竹山奇製上蔡輕烟色
掩緇帷香含漆簡雖復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恐於潛曠遠建業冠羸韋曜名方
卽求雞木傅元佳致別染龜銘思加于蘭省郎官禮備于松檣介婦汲妻衡弟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
嘗著列矧又元洲上苑青瑣西垣板字猶新疑籤尙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于
華近辱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慙志業秋蛇屢縮不稱精研惟憂瘳物虛投蠟盤空設晉陵雖壞正
握銅兵王詔徒深誰磨石硯捧受榮荷不任下情庭筠再拜段答云昨獻小墨殆不任用籍根之力
殊未堅剛和礪之餘固非精好旣非懷化所得豈是筑陽可求況某從來政能慚伯祖之市果自少學
業愧稚川之伐薪飛卿掣肘功深焯掌忘倦齊奮五筆捷發百函愁中復解元嘲病裏猶居墨守烟石
所附抑有神手裁札承訊忻懌兼襟莫測庾詞難知古訓行當祇謁條訪闕疑成式狀溫答云昨夜
安東聽僂北窗追涼枰枕才欵蘭缸未艾縹繩初解紫簡仍傳麗事珍繁搗筆益瞻雖則竟山充貢握
槩堪書五九二兩之精英三輔九江之清潤葛龔受賜稱下士難求王粲著銘嘆遐風易遠俱苞輪囷

盡入淙金遺逸皆存。纖微悉舉。鸚鵡連。豈識迢遙。鯤入鮒居。應嗟坎宮。願承馨欸。以牖愚蒙。庭筠狀。
段答云。昨更拾從士黑聲之餘。自謂無遺策矣。但愧井蛙尙猶自恃。醯雞未知大全。忽奉毫白。復新耳目。重耳誤徹。謬設生慚。張奐致淦。研味難盡。詎同王遠術士。題字入木。班孟仙人。噴書竟紙。雖趙壹非草數丸志微。汲媛餉夫十螺求說。肝膽將破。翰答已疲。有力負之。更遲承問。成式狀。溫答云。伏蒙又抒冲襟。詳徵故事。蒼然之氣。仰則彌高。岵彼之泉。汲而增廣。方且驚神褫魄。甯唯矜甲投戈。復思素洛呈祥。翠嬀垂貺。龜字著象。鳥莢含華。至於漢省五丸。武部三善。仲宣佳藻。既詠浮光。張永研工。常稱點漆。逸少每停質滑。長康常務色輕。搗乃韋書。知爲宋畫。荀濟提兵之檄。磨楯而成。息躬覆族之言。削門而顯。敢持蛙井。猶望鯤池。不任慚伏。宗仰之至。庭筠狀。段答云。赫日初昇。白汗四匝。愁議墨陽之地。嫺窺兼愛之書。次復八行。盈襞交互。訪伏牛之夜骨。豈望登真。迷良獸之沈脂。虛成不任。更得四供。晉貳。五入漢陵。隱侯辭著于麝膠。葛元術矜于魚吐。甯止千松。政染二丸。可和僧孺。獨擅之才。周驕自謂無愧而已。支策長望。梯几熟眠。方困九攻。徒榮十部。齊師其遁。詎教脫屣。成式狀。溫答云。竊以童山不秀。非鄒衍可吹。晉井無泉。豈耿恭不拜。墨尤之事。謂以獲麟。筆聖之言。翻同倚馬。靜思神運。不測冥搜。亦有自相里而分。豈公輸所削。流輝精絹。假潤清泉。銘著李尤。書投蘇竟。寧憂素敗。不畏飛揚。傳相見貽。守宮斯主。研蚌胎而合美。配馬滴以成章。更率荒蕪。益慚疏略。庭筠狀。段答云。藍染未青。元嘲轉白。責羝羊以求乳。耨石田而望苗。殆將壯腸。豈止憎貌。猶記烟磨。青石黛漬。幕書施棖。易思號令。難

曉蘇秦同志。備力有而可題。王隱南遊。著書無而誰給。今則色流琅研。光滴彩毫。腹笥未緘。初不停綴。疲兵怯戰。惟願堅降。成式狀。溫答云。驛書方來。言泉更湧。高同泰時。富類敖倉。怯蒙叟之大巫。駭王郎之小賊。尤有剛中巧製。廟裏奇香。徵上黨之松心。識長安之石炭。烏黔靡用。龜食難知。規虞器以成。奢默梁刑。而嚴罪。便當北面。不獨棲毫。庭筠狀。段答云。飛卿博窮奧典。敏給芳詞。吐水千瓶。有才一石。成式尺紙寒暑。素所不閑。一卷篇題。從來蓋寡。竊以墨事故附。巾箱先無。可謂有馭驥而雖疲。遵繩墨而不跌者。忽記鄴西古井。更欲探尋。號略鏤盤。誰當倣效。況又劇問可答。但愧于子安。一見之賜。敢同於邳揮乎。陣崩鶴唳。歌怯鷄鳴。復將晨壓我軍。望之如墨也。豈勝愁居。懾處之至。成式狀。溫答云。庭筠閱市無功。持搗寡效。大魂障聽。蝸脘傷明。庸敢撫翼。鷓鴣追蹤。驪駮每承函素。若涉滄溟。亦有叢慄尚存。芟餘與記。至於縷從權制。既禦秦兵。綬匪舊儀。仍傳漢制。張池造寫。蔡碣含舒。荷新淦之恩。空沾子野。發冶城之詔。獨避元規。窘類轆羹。碎同拾飯。其爲愧怍。豈可勝言。庭筠狀。段答云。醜匱徧尋緘。筠窮索。思安世餽。內搜。伯喈帳中。更覩。沈家令之謝箋。思生松黛。揚師道之佳句。才揆烟華。抑又時方得賢。地不愛寶。定知災祥不兩。詎論穹昊所無。還介方酬。鬱儀未睨。羽驛杳塞。筆路載馳。豈知石室之書。能迷中散。麻繻之語。只辨光和。底滯之時。徵引多誤。彈筆搦紙。慚怯倍增。成式狀。溫答云。昨日洛籤時。光風亭小宴。三鼓方歸。臨出捧緘。在醒忘答。亦以蚺蜥久罄。川瀆皆隕。豈知元化之杯。莫能窮竭。季倫之寶。益更扶疏。雖有翰海壘石。潰陽水號。煙城俗咏。剩出青松。惡道遺蹤。空留白石。扇裏止餘。

烏符屏間正作蒼蠅。豈敢猶變楚野之弓。尙索神亭之戟。謹當焚筆。不復操觚矣。庭筠狀。段答云。問
義不休。攬筆卽作。何嘗懸鼓得捷也。小生方更倍鯁。尙自舉尾。更搜屋火。復得刀圭。因計風人辭中。將
書烏阜。長歌行裏。謂出松烟。供椒掖量用百丸。給蘭臺率以六石。棠梨所染。滋潤多方。黎勒共和。周遮
無法。傅元稱爲正色。豈虛言歟。飛卿筆陣堂堂。舌端滾滾。一盟城下。甘作附庸。成式狀。

文嵩松滋侯易元光傳。易元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頗有材幹。雅淡清貞。深隱山谷。不仕。以
吟嘯烟月自娛。常謂門生邴炎曰。余青山白雲之士。去榮華。絕嗜欲。修真得道。久不爲寒暑所侵。壽且
千歲。然猶未離五行之數。終拘有限。予漸覺形神枯槁。是知老之將至矣。余他日必爲風雨所躓。后因
子熾盛。余當神化爲雲氣之狀。升霄漢矣。其留者號元塵生。徙居黔突之上。必遇膠水之契。隴廩處士
鹿角煎和丹砂麝香數味。遺而餌之。其后果然。門生皆以青松子前知定數矣。元塵生餌藥得道。自黃
帝時蒼頡比鳥跡爲文。以代結繩之政。元塵便與有功焉。其后子孫皆傳其術。以成道。易水之上。遂爲
易氏焉。元光卽元塵曾孫也。家世通元處素。其壽皆永。嘗與南越石虛中爲研究雲水之交。與宣城毛
元銳。華陰楮知白。爲文章濡染之友。明天子重儒。元慕其有道。世爲文史之官。特詔常侍御案之。右拜
中書監。儒林待制。封松滋侯。其宗族蕃盛。布在海內。少長皆親視席。以文顯用也。史臣曰。古者得姓。非
官族世功。則多以地名爲氏。或爵邑焉。或所居焉。松滋侯易氏。蓋前山林得道人也。青松子富有春秋。
不顯氏名。其族或隱天下名山。皆避爲棟梁之用也。有居太山者。秦始皇巡狩至東岳。因經其隱所。拜

其兄弟五人爲大夫焉。其參元得道能神仙者。則自易水之上。後代故用爲姓云。

文房四譜後序

班志有言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乎稗官道途之說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苟致遠而不泥。庶亦幾于道也。矧善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討其源。吾見其決洩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苟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也。嘗觀茶經。竹譜。尙言始末。成一家之說。況世爲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閱書祕府。遂檢尋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載者。集成此譜。聞之通識者。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其冠序則有騎省徐公述焉。敢以胸臆之志。復書于卷末云。時皇宋龍集丙戌。雍熙紀號之三載九月日。翰林學士蘇易簡書。

此書向無善本。照曠閣刊學津時。出其家藏抄本。屬校謬誤。殆不可讀。讎勘再三。粗成句讀。而中如文嵩四侯傳。及墨譜中段溫贈答書狀十五首。不見於他類書徵引者。槩從闕如。緣是錄副未梓。己卯冬。晤錢塘夢華何君云。近得鶴夢山房舊抄完本。從之借校。今春夢華何君攜書來。知又新從振綺堂汪氏本校過者。狂喜欲絕。繼遂從兩本合校一過。補卷一筆之雜說脫文四十二條。卷二筆之詞賦一條。卷三硯之敘事九條。其餘闕文錯字。約計二百八十餘字。其異同處兩通。及存疑者不計焉。是書至是可稱完善矣。特未知視敏求記所云。絳雲勘對疑似之本。相去又何如也。拙經老人黃廷鑑識。